

发 现

智能电梯卡

文 | 汪岸华

会议室里烟气缭绕,88楼的江亦辰还在投影幕布前滔滔不绝,而我脑子里像塞进了一团嗡嗡作响的蜂群,反复冲撞的只有两个字——公平。

这两个字,像砂石,在我紧绷的神经上反复碾磨。

事情要从半个月前说起。小区该收年度电梯费了。我作为业委会主任,本以为按户分摊是最简单的办法。可刚在业主群里一提,立马炸了锅。

楼的业主王伯庸第一个找上门。他是退休的语文教师,鼻梁上架着磨花的老花镜,说话自带讲台前的笃定:“李主任,我家五口人天天上下跑,汪守义汪叔家十口人,凭啥跟我们交一样的钱?”他枯瘦的食指关节敲着桌面,笃、笃、笃,像敲在人心上。“按人头算,这才叫实打实的公平。”

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,细想确实在理,连夜改了方案,按户口本人数核算。没曾想,新方案刚贴出去,56楼的业主汪守义就揣着个旧布包找来了办公室。他头发花白如霜,说话时嘴角轻颤:“同志,你看,我家是十口人没错,可俩老人九十多岁了,常年卧床,还有一对刚满月的双胞胎,连翻身都不会,总不能让他们也分摊电梯费吧?”

他从布包里掏出皱巴巴的户口簿,连同手机打开的双胞胎照片一同递了过来,照片上的两个小娃娃皱着眉头,小脸通红。我们九个业委会成员对着那张照片犯了难:既不能凭空认定“不出门就免单”,也实在不忍心让襁褓中的孩子和高龄老人掏钱。最后只能兵分两路,一路去派出所核对户口,另一路试着联系汪叔家双胞胎的出生医院。

可医院的门槛比我们想象的高。“出生证明属于个人隐私,只有公检法机关才能调取。”护士的话像块石头,堵得我们哑口无言。后来托了熟人,找社区居委会出面协调,前前后后折腾了十天,才终于协商好——汪叔家的双胞胎和两位老人,暂时不计入核算。

这事刚落定,88楼的业主江亦辰又踩着锃亮的皮鞋找上门。他穿一身笔挺白衬衫,公文包金属扣擦得发亮,说话条理清晰得像念工作报告:“李主任,我在机关单位工作多年,最讲究权责对等。我住88楼,交的钱是三楼的三倍多,可我家常年就我一个人,经常出差、回乡下,一个月坐不了几次电梯——这标准对我公平吗?”

他说得句句在理,我们总不能跟“公平”二字背道而驰。九个业委会成员又关在会议室吵了两天两夜,烟蒂堆满烟灰缸,茶水凉了又续,终于想出了“完美方案”

——启用小区早已配备却闲置的智能电梯卡。

我们联系技术人员,给每张卡加装计费系统:业主扫码充值,刷卡乘梯;系统自动核算楼层高低、峰谷电价,实时扣费。“这样总该公平了吧?”方案敲定那晚,我和其他几个业委会负责人激动得半夜没睡,觉得总算把“公平”磨得透亮。

可没高兴两天,新麻烦又来了。住在13A楼层的张铁山师傅,戴着劳保手套,红着眼圈找到我,嗓门大得能穿透楼道:“李主任,你这方案纯粹糊弄人!今早我刷卡上电梯,后来又上来13个人,有住70层的,也有住123层的,结果全程只扣我一个人的钱!我才到13层,他们都往高层去,凭啥让我一个人买单?”

我张了张嘴,发不出声音。他说得对,这确实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漏洞。太阳穴突突地跳,眼前开始发花。我正想扶墙缓一缓,远处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
我视力早就不行了,只模糊看见一个人影跑来;耳朵也背,只隐约听见“公平”二字被风卷着,忽远忽近。那两个字像细针,猛地扎进我绷到极致的神经。

这段时间,为了所谓的“公平”,我天天泡在业委会那间逼仄的办公室,听着各式各样的诉求,协调没完没了的矛盾。退休金本就微薄,还时不时自掏腰包请人吃饭、打印材料。老伴总念叨我血压高,让我按时吃药,可今早出门太急,降压药又落在了餐桌上。

此刻,太阳穴的胀痛越来越烈,像有无数根针在扎。“公平……不公平……”那声音越来越近。我只觉天旋地转,手里的智能电梯卡“啪嗒”一声落地,接着,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,重重倒在冰冷的地砖上。

模糊中,我又听见那些声音:王伯敲桌的笃笃声、汪叔攥着布包的哽咽、江亦辰翻公文包的沙沙响、张师傅戴着劳保手套的怒吼……它们交织在一起,最终凝结成两个字,在耳边反复回响:公平、公平、公平……

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。醒来时,手里仍攥着那张卡,屏幕上的数字还在跳动,像一个无解的谜。窗外,小区的电梯仍在一次次升降,金属门开了又关,映着不同的脸:赶班的年轻人、提菜的老人、抱孩子的母亲……它们载着形形色色的人,也载着每个人心中对“公平”的执念,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,一圈又一圈地循环,没有起点,也没有尽头。

(作者为《漫步》法律顾问)

散 文 大 家

「◎作者简介◎」

刘亮程,现任新疆作协副主席,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,被誉为“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”“乡村哲学家”。著有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等。

“小说有明确的故事走向,有事件的结局和开始,有严谨的结构。小说需聚精会神去写。散文则要走神,人在地上,神去了别处,这是散文创作的状态。也如聊天,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的时候,人把地上的负担放下了,就像把身上的尘土拍落在地。聊天开始,就有了这样一种态势,他知道自己嘴对着天在说话,对着虚空在说话,对着不曾有在说话,对着一个荒在说话。散文无论从哪写起,写什么,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写作者心中得有那个“天”和“荒”。心中有“天”和“荒”,才能写出地老天荒的文章。”

聊天

散文是聊天艺术。何谓聊天?就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,万事天做主,什么事都先跟天说,人顺便听到。

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,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。从地上开始,朝天上言说,余音让地上的人隐约听见。文学艺术的初始都是这样。最早的文字是字符,写给天看的。最早的诗歌是巫师的祈祷词,对天说的。说给天听,也说给天地万物听,那声音朝上走,天听过了,落回到人耳朵里。

民间的传统戏台对面都有一座庙,庙里诸神端坐。听戏人坐地上,戏台高过人头,那戏是演给对面庙里的神看,说唱也是给庙里的神听,唱音越过人头顶,直灌进神的耳朵。整个一台戏,是台上演员和庙里的神交流,演戏者眼睛对着神,很少看台下的人,他知道自己唱的是神戏,不是人戏。人只是在台下旁听,听见的,也只是人神交流的“漏音”。

至少在《诗经》时代,我们的祖先便创造出了一整套与天地万物交流的完整语言体系,《诗经》中有数百种动植物,个个有名字,有形态,有声音颜色。“关关雉鸣,在河之洲。”关关是叫声,雉鸣是名字。一只叫雉鸣的鸟,关关地鸣叫着出现在《诗经》的首篇。这样一个通过《诗经》《易经》《山海经》等上古文学创造的与万物交流的语言体系,后来逐渐失传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科学语言。

对天地说话,与天地精神独往来,这是我们中国散文的一个隐秘传统。

喧荒

与聊天相近的还有一个词叫喧荒,北方语言,喧是地上的嘈杂之音,荒是荒野野地的荒。想想,这样一场语言的喧哗与寂寥,时刻发生在民间的墙根院落。

我是怎样写散文的

文 | 刘亮程

喧荒或从一件小事、一个故事发端,无非家长里短,鸡毛蒜皮。但是逐渐的,语言开始脱离琐事,有了一种朝上的态势,像荒草一样野生生地疯长起来,那些野生出来的语言,一直说到地老天荒,说到荒诞荒芜。

这才叫喧荒,是从地上出发,往虚空走。直喧到荒无一言,荒无一人。这是话语的奇境。

无论是聊天也好,喧荒也好,都是把地上的话往天上说,也就是把实的往虚里说,又把虚说得真实无比。也无所谓有无,喧至荒处,聊到天上,已然是语言尽头,但仿佛又是另一句话的开始。

传闲话

在民间,更接近散文创作的是传闲话。闲话是一种民间散文体,女人最喜欢嗑瓜子倒闲话,先由一个小事开始,看似在讲故事其实完全不是故事,讲的是是非,是道德。

当一件小事经过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时候,就进入了散文的二次创作;传遍整个村庄回来的时候,早已不是原初的故事,被中间的传播者添油加醋,发挥自己的想象,发挥自己的是非观点,最后一个故事被传得面目全非。

俗话说,话经三张嘴,长虫也长腿。长虫是蛇。一条蛇经过三个人去传,就变成长腿的动物了。这个让长虫长出腿来的过程,就是文学创作。不可能传到长出翅膀,长出翅膀就是飞龙了,那不叫闲话,是神话了。

散文创作跟传闲话一样,是有边界的。一个现实中的事物经过散文家的自由想象、恣意虚构,但仍然在我们的经验和感知范围之内。人间的故事在人的想象边缘找一个合适可信的位置停下来,不会超越感知。

散文是人间的闲话,不是神话。变成神话就没人相信了。

说话

散文就是中国人的说话、聊天、喧荒、传闲话。

我们的散文家在民间不断的聊天和喧荒中获得了新的资源、新的词汇,像聊天和喧荒这样的词,不可能由作家创作出来,可能是古代作家的词语流入民间,被民间继承下来,然后又作作家重新发现,所以散文就是我们的一种说话方式。有时候,散文家需要在民间说话中寻找散文的新鲜语言,更多时候,那些古往今来优秀的散文流传到民间,影响国人的说话方式。民间聊天和文人文章,相互影响,形成国人的说话方式和散文写作方法。

“天”和“荒”

散文不是小说,不需要从头到尾去讲故事。散文是乡人聊天,所有该说的话都已说完,该发生的事都已发生完,看似没有任何话可说的地方,散文写作才刚刚开始。

散文就是从生活的无话处找话。散文不讲故事,但是从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说话,这叫散文。小说的每一句都在朝前走,散文的每一句都是凝固的瞬间。

散文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和篇幅容纳一部小说的故事,但是散文总是能让故事停下来,让人间某个瞬间凝固住,缓慢仔细地被我们看见,刻骨铭心地记住。

所以散文也是慢艺术。慢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,这个世界的匆忙用小说去表述,这个世界的从容和安静用散文来呈现。散文是沉淀的人心,是完成了又被重新说起的故事,它没头没尾,但自足自在。

大多数散文写日常,既然是日常那肯定是常常被人说尽,说出来就是日常俗事、琐事,在这样的散文中怎么能写出新意?只能绝处逢生,日常被人说尽处才是散文第一句开始的地方,无中生有也好,有中生无也好,散文就是这样一种艺术,在所有语言的尽头找到你要说的一句话。

小说有明确的故事走向,有事件的结局和开始,有严谨的结构。小说需聚精会神去写。散文则要走神,人在地上,神去了别处,这是散文创作的状态。也如聊天,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的时候,人把地上的负担放下了,就像把身上的尘土拍落在地。聊天开始,就有了这样一种态势,他知道自己嘴对着天在说话,对着虚空在说话,对着不曾有在说话,对着一个荒在说话。

散文无论从哪写起,写什么,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写作者心中得有那个“天”和“荒”。心中有“天”和“荒”,才能写出地老天荒的文章。

散文是一种飞翔的艺术,它承载大地之重,携尘带土朝天飞翔。许多散文作家是爬行动物,低着头写作到底,把土地中的苦难写得愈加苦难,把生活中的琐碎写得更加琐碎,把生活的无意义无味道写得更加的无意义无味道。他们从来都不会走一会儿神。

我喜欢像聊天一样飞起来的语言,从琐碎平常的生活中入笔,三言两语,语言便抬起头来。那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说的架势,也是仪式。

(选自刘亮程《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》)